

60年前的记忆

○王振华（1953化工）

严谨治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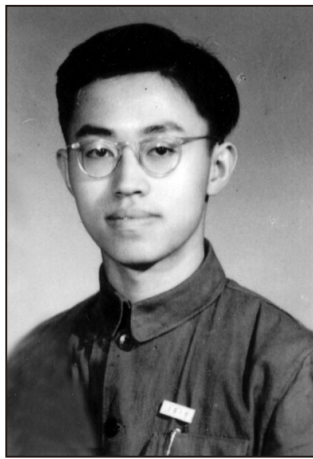
清华治学的严谨是遐迩闻名的，即使是最基本的“板书”也一丝不苟。

教我们一年级新生化学课的张子高教授第一课就在黑板上写出“阿摩尼亚”（氨）四个大字，写得非常工整，苍劲有力。还有给我们一年级新生上体育课的马约翰教授，他在上第一课时在黑板上写出“METABOLISM”（新陈代谢）。老师们就是用简短的几个字指出本课程的基本要素，使我们印象非常深刻。

物理系的郭敦仁老师当时负责指导我们的物理实验，每当我们交实验报告以后的一周内，就会收到经他细心修改的实验报告。他对不认真写的报告给低分，毫不留情；而对有进步的报告，则大力给予鼓励。例如我有一次实验报告得“C”，后来，用心写了，郭老师就给我批示为“A”，还加两个“+”号，我看到这个评分后，干劲大增。郭老师不仅经常强调实验报告的重要性，而且语重心长地说：如果不养成良好的习惯，将来工作时会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。

校务委员会轶事

1952年，我是二年级学生，清华大学学生会换届，我被选为学生会的执行委员，分工负责学生健康事宜。不久，就收



王振华摄于1953年

到校务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发的聘任书（当时叶企孙是校务委员会的主任，周培源、吴晗是副主任），聘我为校医室管理委员会的委员，作为该委员会中唯一的学生代表，得以有机会列席参加校务委员会有关会议。其中，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周培源教授，他当时是国内外知名的物理学家，对于校务委员会的工作很认真，每次开会，他总是第一个到会，而且绅士风度十足，总是以君达兄称呼比他年轻很多的胡节同志（校务委员会的秘书）。

有一次，校委会讨论在学生宿舍中是否放置痰盂的问题。会上发生激烈争论，一派认为设置痰盂可减少随地吐痰，有益健康。但另一派认为学生宿舍不应放痰盂，应主动改正吐痰习惯。当时，马约翰

教授站起来，表示坚决反对在学生宿舍内放痰盂。他说：“健康的学生就不应该有痰。”最后，反对在学生宿舍内放痰盂者获胜。

打靶

1951年暑假，清华大学组织同学们去德胜门外的靶场打靶。我们用的枪是七九军用步枪，50米10环靶，每个同学可发射三颗子弹。解放军向同学们讲解了射击的要领后，就带领同学们进入靶位，每个靶位都有一个战士作技术指导。我屏住呼吸，瞄准靶子，同时使劲用肩膀顶着枪托，稳稳地放出第一枪，报靶的解放军做出10环的手势，我心中虽然很兴奋，但仍镇定地射出第二枪，报靶的解放军兴奋地做出又一个10环的手势。在打第三枪的时候，报靶的解放军报出9环的手势，此时，我旁边的解放军高声喊道：“仔细看看，蹭边也算。”报靶的战士果然又回身仔细查看弹孔，高声答复“没蹭上边。”旁边辅导的解放军告诉我说：“如果这第3枪还能得10环，就可以再打三枪。”当时，我为欠一环不能再打3枪而感到有些遗憾，但没想到事后公布这次全校参加打靶成绩时，我这29环的成绩居然是全校之冠，与航空系的一位同学并列第一。

红衬衫

1950年，清华决定让男同胞穿红衬衫参加国庆游行。

为此，我们在体育馆北面地上支起几个大锅，燃些木柴，煮好热水，放入同学们的白色衬衫和买来的红色染料，很快红彤彤的衬衫就出锅了。

国庆节当天，大家穿着自染的红色衬衫向天安门广场前进，一色的红色衬衫像火一般地燃烧着，象征着清华学人的活力。

回到学校后，同学们都把这件红衬衫作为珍贵的纪念品保存起来。

侯祥麟教授当时回国不久，每当有人访问他时，他总是拿出这件红色衬衫，很自傲地讲：“这是我们自己染的，我们穿着它，参加了国庆一周年的大典。”我自己也把这件红衬衫作为礼宾服，穿了很多年。

化验油品

1951年暑假，燃料部燃料研究室承担了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化验油品的任务，主要目的是检验所用油品是否合格，当时很



2013年校庆期间，王振华学长（右1）回校与同学庆祝毕业60周年

□ 母校纪事

多老师承担了该任务，而我们几个学生主要是参与一些辅助工作，如擦洗实验设备、自备蒸馏水、把冰块砸小等等。尽管这些工作本身很琐碎、重复，但我们认识到这就是在后方为前线提供技术支持，干得非常带劲。我在工作中不仅学到一些油品化验的知识，而且在与老师的日日夜夜接触中，学到了他们兢兢业业、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。

思念

1951年暑假期间，我在清华图书馆勤工俭学。当时负责学生勤工俭学活动的有陈竹隐老师（朱自清夫人）。有一天，她邀请我去她家里做客，到她家后，印象最深刻的是大厅四壁挂满了写着“佩弦先生千古”的挽联，表达着大家对朱自清（字

佩弦）教授的高风亮节气质的敬佩和对他无限的深刻思念。

毕业分配

清华毕业分配时，我在分配志愿表上写的是到基层工矿企业去，但就在即将公布毕业分配名单的时候，时任校团委书记的李卓宝同志找我谈话，她先是详尽地讲了国内外形势和社会主义建设对大学生的要求，最后谈到对我工作分配的意见，她说组织上决定把我分配到一个国家机关工作，并且举例说明该国家机关的重要性，她说前几届清华毕业生分配去以后都做出了很好的成绩，希望我去了以后不要辜负党的信任。这些话激励着我服从组织的安排。

清华办汽车厂的点滴回忆

○ 梁光启（1960机械）

“文革”期间，清华不幸被选中为“六厂二校”之一，几千名清华的教工和家属被送至江西南昌附近，围垦鄱阳湖的鲤鱼洲血吸虫重灾区，办“五七”农场，要求大家“黄泥水洗刷旧思想，烂泥里走出革命路”。不到三年，上千人感染血吸虫病，至今已有几十人病死。由于我的觉悟低，对担任校办厂党支部书记期间贯彻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和“罪行”总也认识不上去，驻厂的军代表和新华印刷厂工宣队负责人张来顺（后来他也去了农场，不久被新华印刷厂定为“五一六分子”，押

解回京接受批斗）不顾我爱人（也是清华老师）当时已怀孕九个月的家庭困难，让我1969年5月7日第一批去江西农场接受再教育。一年后，又把我爱人和两个孩子（包括刚出生不到一年的女儿）全家都送到江西农场。我是第一批去，最后一批回北京的“鲤鱼洲战士”。

1971年秋天，全家回到清华后，先住在三号楼学生宿舍，后来又搬到北京林学院（当时林院迁至云南办学）一个小两居住下，冬天要自己生炉火取暖。生活安顿下来后，通知我去清华汽车厂发动机车间